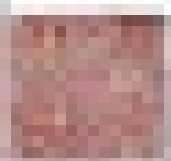


明世法錄



明世法錄



明世法錄

皇明世法錄序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者。或引而施之天下。或列而存之論著之間。二者恒難兼之。聲施功烈之士。不以文章自表見。其好爲文

李康一

辭以自負爲至論者。常快詭曠渺。迂遠而不切於世務。若夫立身朝廷之上。爲當代賢輔之望。決大事定大議。嘉謀善畫。著在國史。而猶以靖思極慮。綜理羣

制。彙爲一代之書。俾自今至於有永。歷年垂之無斁。求之於世。豈非難其人歟。予鄉陳芝臺先生。自少博極羣書。以文行推於閭里。凡六經聖賢之跡。史家承

李康二

森古人興壞得失之故。至於鴻本玄術。區刻螺文。方域奧隩。窮區極物之類。無不抽噴瑩理。繩貫條列。而於經時度務。立綱陳紀之大。尤攔神明。旣舉進士。首

臚傳名。問覲于史館。而純
深勁正。謙謹恭約。當世之
望公如韓范歐富。而公恂
恂不自足。以爲君子之所
以遇於時者。必危盛世而
憂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

李序三

盛世無可弛之事。夫有絕
人之資。無可弛之事。則必
有不周之智。而過爲苛細
之害。此君子之所懼也。是
以高視遠覽。宇宙拓坦。合
而衡之。推其大綱。去其繁

曲。上原

實訓之昭垂。下盡蠻海之紛
錯。該設軫轉。大勢在前。廣
哀類集。著爲宣表。顏曰世
法式彰

皇明之大典。崇乎茲哉。所謂

李序四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
蔑斯尚矣。使夫繇公之書。
不必有絕人之資。而其智
無不周。不必有嚴切之防。
而其事無不舉。何者。王者
之道。如龍首高居而望遠。

深視而審聽。惟得其法之所在而從事焉。故能執簡以御煩。以簡自處。則上不擾。上不擾。則下不亂。以繁與人。則事不制。事不制。則人盡其能。是故下有博達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主無爲而靜治。下無博達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主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如我。而紛紛煩密。以有爲於天下。天下愈不可得而理。

矣。嗟夫。有一代之定法。必有一代之顯王。有一代之盛臣。必有一代之經術。我祖宗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罔有缺越。時遠勢殊。政繇俗異。至

李序六

我

皇上聰明淵懿。繼天測靈。靡治不修。而公以猷念對揚。昭示紀極。非書所稱明作有功。元首起而股肱喜乎。何其盛也。且夫事之難治。

在今有甚焉者。自搜括九派之繁興。新逋舊徵之雜迫。雖有水旱盜賊饑饉流亡之災。官不敢議題留。民不敢望賑恤。所以爲財賦計。不可勝言。而財卒以匱。

李序七

自奴酋插束蠢發於東西。而黔滇閩粵關隴荆洛。推埋竊志。流劫騷然。所以爲厲兵計。不可勝言。而兵卒以衰。自選舉之格嚴。吏志於拘畏。不志於奉職。而公

李序八

廉勤慎。不日多。流徒竄殛。不日息。所以爲擇吏計。不可勝言。而吏終不可擇。自流徒竄殛。不少貸於吏。誅殺擊斷。不少貸於民。所以爲刑罰計。不可勝言。而嚴刑峻罰。而惡不可止。若此者。非法不立。而制不具也。執簡御煩之勢反。而士大夫之經術。不素習也。今佛老寢多。士尚虛譎。不修聖賢之業。文飾以相譽。而不

通於當世之務。至其爲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急財貨。有一事曰姑試行之。其濟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其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

李序九

復發矣。繇是言之。綴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先生之書煩煩如繁諸乎。夫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

者猶不能兩得。而先生善之。豈第先生之學爲有用於時已哉。循其法之所存。將見公卿百執事。因其職之所任。皆可以達其事之終始利害。而發之以勇。守

李序十

之以專。達之以疆。卽士之未入官者。亦皆習於其說。而律歷禮樂鹽鈔賦役河漕水利兵刑防備綏近懷遠。自其性之所近。皆可以講貫而素治。昔胡安定作

治道齋。令學者日講習其中。其後經世大儒皆出於其門。今先生之作。猶安定之意也。學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

同郡後學李模拜撰

李模



皇明世法錄總目

維皇建極五

卷一之十六

高皇帝實訓

文皇帝實訓

高皇帝聖製

高皇帝聖武

文皇帝聖武

懸象設教五

卷十七之二十六

敬天

曆法

皇明世法錄

禮制

樂律

祀典

法祖垂憲五

卷二十七之三十三

訓宗

鹽法

屯政

駟政

錢鈔

裕國恤民五

卷二十四之四十一

理財

廠庫

黃冊賦役田土

農桑

水利 東南西北

制兵勅法五

卷四 二之四十八

大閱

親征 征調 奏捷 功賞

京管

四衛管 特衛 上直官軍 皇城守衛 京城巡捕 巡視京營 鄉兵 夷兵 民兵 戎政 軍器 火器 戰車 戰船

將材

江防

海防

李刑

濬河利漕五

卷四十九之五十五

南河

北河

黃河

新河

漕政

衝邊嚴備五

卷五十六之七十四

昌薊

遼陽

附薊遼奏議

宣大

山西

陝西

沿海置防五

卷七十一之七十七

粵東

閩浙

南直

遼海

倭防

獎順伐畔五

卷七十八之八十三

西南夷

附日本

套虜琉球

東夷西戎

南蠻北狄

苗寇流寇山寇

崇文振武五

卷八十四之九十二

開國元勳

內閣輔臣

經濟各臣

部縣各臣

表忠

總目

聖明世法錄卷之一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敬天

孝思

謹好尚

誅德

經國

封建

興學

目終

聖明世法錄卷之一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

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

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一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

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

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

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

剝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

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

於此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

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

叙彛倫

主上之言誠昭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

事

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

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

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

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較興則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二

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

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

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

為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

本布衣以有天下寔歸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

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

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頗諸將

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皇明世宗錄 卷一

寅

三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王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熟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

四月丙辰

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

敗意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

皇明世宗錄 卷一

寅

四

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巳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

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衆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寔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論

五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益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縣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論

六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儉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陛下所論甚切實帝王爲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論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傳施濟眾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論

七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而不專恃法今此人

首言賄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爲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論

八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

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皆主信之爲

聖明錄 卷一

實訓

九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訕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閭閻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勢。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

聖明錄 卷一

實訓

十

惡。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道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子

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卽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於爲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爲惡。國家欲長

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七月庚辰朔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論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十一

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聵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

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用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十二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戒文進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